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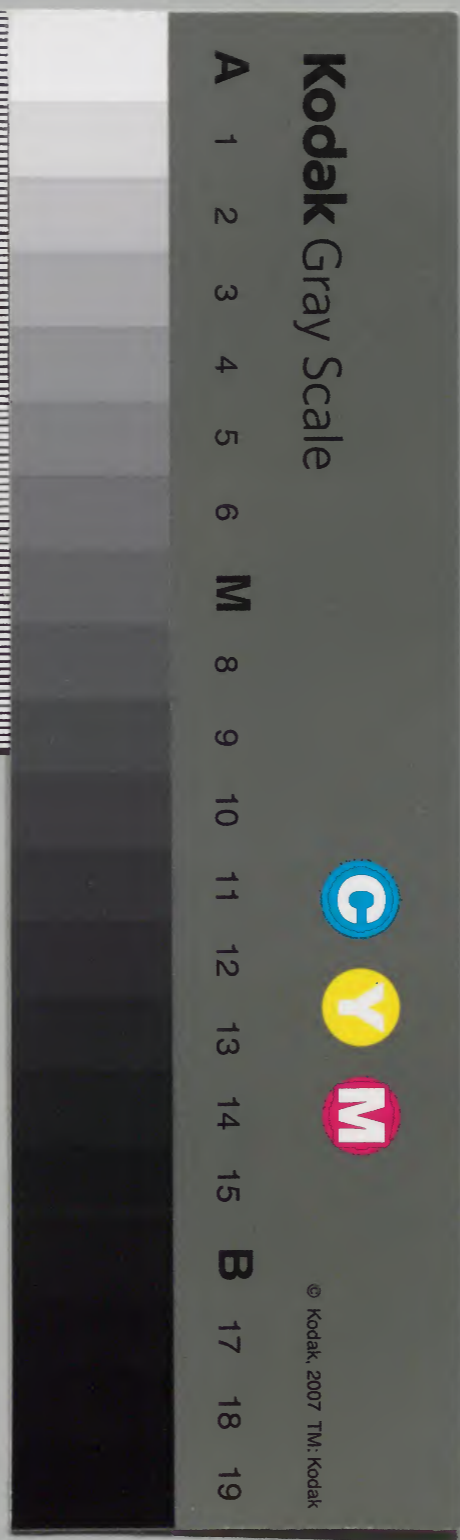
詩序辨說
詩傳細領
詩傳圖要

百家名書

漢書門類		
三	一	五
〇	一	〇
架	函	號
四	〇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七	一	書
〇	五	
函	〇	
一	冊	
八	號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0
冊數	40	(3)
函號	370	40



新刻詩經大小序

朱子辨說

漢章文庫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程子曰大序是仲尼作或

以為子夏朱子曰王肅沈重亦云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或以為

國史程子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是也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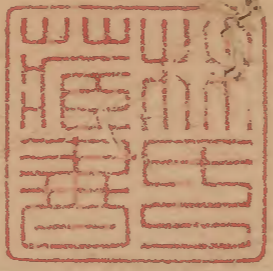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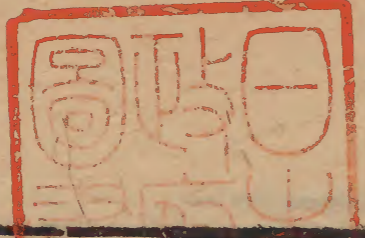
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

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

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

特增廣而潤色之耳隋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

加潤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



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三山李氏曰以

詩序考之文辭蔽亂非出一人之手如詩有六義

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至其

民困則見於樂記鴉之序則見於金縢都人士

之序則見於緇不請人之序則見左氏傳那序則

見於國語措辭引援往往雜出傳記之但今考其

文然則果作之誰乎實出漢之諸儒也

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

况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

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朱子曰古

本詩序別作一處如易大傳及班固序傳並在後

京師舊本楊子注其序亦總在後○孔氏曰漢志

云毛詩經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

訓亦與經別也自後漢以來始有就經為注者又

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

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

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

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

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

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

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

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

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思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

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

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

而後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慶源輔氏

曰先儒以詩序為孔子作故讀詩記載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子也則序若吳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夫詩序之非孔子作蓋不待此而可知也然此亦是一驗又曰釋文載沈重云案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隋經籍志亦云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宏更加潤色至於以為國史作者則見於大序與王氏說然皆是臆度懸斷無所據依故先序直據後漢儒林傳而斷以為衛宏作又因鄭氏之說以為宏特增廣而潤色之又取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為後人所益者皆曲盡人情事理至於首句之已有妄說者則非先生閱理之明考義之精不能及也至論詩序本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知其出於後人之手而不盡信亦得其情又論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趨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

遂為決辭云者則謙虛退託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易視於已說則謙虛退託不敢自決而有待於後人者自有深意遷就之失以至於上誣聖經而後人不可遁者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謹哉或曰子之責夫毛公者當矣而晦翁先生又生於數千年後乃盡廢諸儒之說而遂斷小序為不足據者何哉予應之曰不然先生之學始於致知格物而至於意誠心正其於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一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適其詞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般蓋其學已至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於後世然細攷其說則亦未嘗自為臆說也學者顧第弗深攷耳觀其終既已明證驗而不可廢者儒而以其間容或真有傳授之編以還其舊因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矣論其得失云云之說則其意之謹重不苟亦可見嘗曰予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

詩序辨說

六

三

了小序只玩味詩辭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其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戾有不可勝言呂伯恭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彊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從讀詩記中雖多序說然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又曰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虛心子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去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說不去處又將穿鑿說將去

新刻詩序辨說 終

車之有管有轆也管與鐘同車轆端鐵也轆與鐘率同車轆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在於網於衣之上則風雅頌之比也風雅頌者管轄之用在於車之中此賦比興之譬也

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

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朱

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為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問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又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之義曰鄭漁仲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之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之作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雅之降為風今且

詩序辨說

六

三

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其不敢從○廬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乃其音而賦比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此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朱子曰凡直指者賦也引物為况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者興也○此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說出那個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個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也齊齊寢廟君子作之只說個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如藁砧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比體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原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厓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波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無興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說得詩本指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個物事

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賦詩裏面全不
 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弈弈寢
 廟且認得意在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弈弈寢
 廟詩有幽雅幽雅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
 幽詩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樂章之腔調
 皆不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別立
 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
 知作詩之法度也○問幽之類所以為雅為頌者恐
 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
 如此其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忘其二○慶
 源輔氏曰聲音之節謂風雅頌制之體謂賦比
 興不一也○孔氏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
 興者詩文之異詞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
 詩之成形非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安成劉氏曰
 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其在當時固可吟
 咏以得其節奏製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
 在今日猶可吟咏以得其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
 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

六者之序

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

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孔氏曰四

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

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既見賦比興於風

之下明雅頌亦用賦比興也言事之道直陳為正

故賦在比興之先比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

當先顯而後隱然比興之中蝨斯專於比而綠衣

兼於興免且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

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朱子曰比興

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

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

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實則同

也此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

者隨文會意可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

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誦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則言凡詩聲音之節製作之體有比六義而教詩與學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綠衣雖以比妾又因以興起其詞雖鳴雖以起興又擊而有別比后妃之德也獨舉二者以例其餘耳○安成劉氏曰呂氏嘗謂得風之體多者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頌之體多者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為風或為雅或為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特比興之例為然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諫諫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 福鳳反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

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臨川王氏曰主文諫諫有巽入之道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
 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
 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
 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
 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
 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
 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
 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
 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
 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矣
 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尤多不

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
 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事
 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
 詩之用在矣鄭一兩篇則人以為是適然耳大
 抵聖人之心寬大平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
 後底意思不同○詩之雅蓋王道盛時如成王之
 上詩是也自成王以後則為變雅矣蓋王政之所
 由衰故黍離降而為國風則同乎諸侯之詩矣○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
 說詩經無文可據但其說有合乎理故且從之所
 謂可疑者蓋指楚茨至車牽十篇之類而言也○
 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
 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觀之
 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
 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者而邠風不可以為康昭以
 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邠風不可以為康昭以
 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

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風福反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

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

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

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大史之屬掌書

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

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

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

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于國史甚事

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

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安成劉氏曰此

一節係變風變雅作矣之下冠變風發乎情之上

而謂國史傷人倫哀刑政以作詩則序者之意以

承上文言變風變雅為國史所作非以三百篇為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

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

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

黃氏曰止乎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臨川王

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言

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然此言亦其大

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

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

甚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慶源輔氏曰

此一節又言變風之亦有不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

之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

詩傳綱領全

卷八

二十八

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再釋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體象四方之風俗謂之雅也小

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慶源

曰此一小節釋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廢

興也○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賞勞燕賜征伐皆小

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

祿尊祖考以配天辟酒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

詩體既異樂音亦殊不至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大小

而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意不主於一事

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

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

其聲而附之也○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大小為

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持以其

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

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

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

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

告古毒反

義如此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

頌字訓容漢書曰徐生善容容字古人通用○廬陵彭氏曰

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廬陵彭氏曰

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

于神明○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

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

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朱子曰關雎是樂之

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

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臨川王氏曰

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謂之四始

○廬陵彭氏曰呂博士云自一國之士以下備言

風雅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作

意有攸始也○程子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本乎

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

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

於政以底成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山

李氏曰四始以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

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朱子

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

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則謂

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又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胥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安成劉氏曰即所謂

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

而防其過安成劉氏曰因其性之直而防其過故欲其溫因其性之剛而防其過故欲其簡而防其過故欲其無傲凡所以養其中和之德

栗因其性之剛而防其過故欲其無傲凡所以養其中和之德

蓋皆樂之功用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

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鐘大呂大簇音夾鍾姑

洗音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音亦應鍾黃最

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

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

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

以黃鐘為宮則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大簇為

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大簇為

角中呂為徵林鐘為羽然無射之律只長四寸

八分有奇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

寸則宮聲繁下而商羽角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

清聲夾鐘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

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

可以樂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

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耳○詩之作本言

以義理養其心涵泳從容無斯須不和
 樂○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
 者蓋琴瑟壎篪之類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
 詩之音律者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
 音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
 動於人者又為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
 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
 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三代
 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有非思勉之所及者○三代
 言以求其志詠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詠其
 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
 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言詩主於聲者少
 而發於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
 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
 詩可得而言也通其聲者不得其聲者有矣未
 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欲之止其鐘鼓
 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乎况今去孔
 孟千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
 未可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乎三百五篇皆
 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管已乎誠能得之則所助

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
 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幾乎故愚以為詩出於
 志者也樂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而
 從容諷詠以求之清性之中有得乎此然後可
 而為律而身為度之淺深何如耳有泮文之德則
 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九峯蔡氏曰心之所
 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聲依永大抵歌聲長而
 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
 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
 乃能成文而不紊亂假令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
 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分損益八
 二管還相為宮者所謂律和聲也○安成劉氏曰
 黃鐘屬子大呂且太簇寅夾鐘卯姑洗辰仲呂巳
 蕤賓午林鐘未夷則申南呂酉無射戌應鐘亥一
 律一呂陰陽相間黃鐘生林鐘自子至未凡八位

林鍾生太簇自未至寅亦八位餘律皆然所謂隔八者也黃鐘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皆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律皆三分益一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中呂黃鐘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反三分益一三呂上生三律反三分損一通六下六上而十二律旋相為宮焉每律備五聲則成六十聲每律加變宮變徵則成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朱子曰金鐘罇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

蕭也匏笙也土壎也革鼗鼓也木祝敔也○九峯蔡氏曰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叶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說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安成劉氏曰此六者周禮大司樂謂之樂德中者無所偏倚和者無所乖戾祗者莊敬庸者有常孝者善事父母友者善於兄弟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鐘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鐘為六

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

安成劉氏曰間者言其陰

陽相間呂者言其陰陽相侶周禮又謂之六同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以六德為本者無是即舜命變以樂教胥子必因其直寬剛簡而使無過之意以六律為之音此即律和聲之意本謂德性末謂聲音○安成劉氏曰本六德而教六詩而叶六律即帝舜命夔自直溫而詩歌自詩歌而聲

律之意○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

之故其言如此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

頗殘缺夫次孔子居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既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丹陽洪氏曰王迹

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

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

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

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

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廬陵歐陽氏曰周南

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陳檜曹小雅大雅

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誦樂歌之次第也周名

邶鄘衛王鄭齊魏秦陳檜曹幽此今詩次第也

周名邶鄘衛檜鄭齊魏秦陳檜曹幽王此鄭氏詩

譜次第也○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慶和始見於

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人

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夫子時

所傳者多矣夫子刑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

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

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

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

風之首也且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

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而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郊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周道故為亂之終亂既極也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理自昔天下何嘗治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

新刻詩傳綱領

錢唐後學胡文煥德甫校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意處又曰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

適蘊藏在心為志發見於言為詩○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自出○鄭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戾云焉虞書曰詩言志然則詩昉於此乎○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用而未動也禔以黃鼓以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用而未動也禔以黃鼓以土籥以鞀皆有詩之用而未動也禔以黃鼓以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

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謂

之七情形見音現永長也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

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三

山李氏曰永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之足蹈之

而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

○情也

至也
軍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

高下疾徐疏平聲數音朔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

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

於聲因其聲播於八音諧以律呂使之相應而

和故謂之音而即其音而復可得其所感之情有

如是之不同也○孔子曰治世之政和順民述其

安樂之心作歌故其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

止安之樂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亂世

之政乖戾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

民莫不殺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譖人投羿射

虎怒之甚也國將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

故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無生哀之甚也

睠焉顧之潛焉出涕思之篤也○臨川王氏曰治

亂言世言政而亡國不言者世絕而無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音

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

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

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慶源輔氏曰此

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安

戒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

失則可創人違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

此者蓋以人心同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乎則

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

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

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

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慶源輔氏曰或疑指周公

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為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

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是指風雅頌之正經成

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為教正綱常而經常也

善風化故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

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

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

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

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

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

移矣廬陵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

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

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

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

道又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
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
之功用也○樂菴李氏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
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為
風俗所移矣如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於禮皆
足以移人教化之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
氏曰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
經為教而後有此効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三
綱而後極於天下之風俗也○安成
劉氏曰此一節專論王風雅及周頌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

曰雅六曰頌興虛應反後同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

管轄也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實

百篇之體製實出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
成劉氏曰詩有六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

不極亂而興治革危而為安國家之先由是道也
其居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
始王業之所興也故次以幽王業成而為政於大
下故次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叙
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也道之亡也天下之
治始於正以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
蓋生於不足王道隆所歌頌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
魯之事一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
附其後焉○臨川吳氏曰風雅頌乃樂章之名其
音節各異如合慢詞小令之分雖欲以彼為此以
此為彼而不可得非編詩者可以已意移易今若
曰七月本可列於雅然雅有篤公劉矣故實之幽
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頌然頌有思文后稷矣故實
於雅也生民乃郊祀之風雅頌初無一定由人以
而排也施於鬼神者自當為雅蓋祭祀之時歌施
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於生人者雅詩也
况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朱子曰雅言也詩

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朱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

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

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狡不詐故學之

○子曰興於詩

昔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所以能言也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

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

善而自不能已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則

啓發故曰興○西山真氏曰三百篇詩雖難曉今

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真

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

也○廣平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

弟之愛篤矣觀則君臣之義修矣觀常棣之詩則兄

弟之愛篤矣觀則君臣之義修矣觀常棣之詩則兄

可以怨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

亦得失通之事父遠之事君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

及詩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

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

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

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

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
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
父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廬陵歐陽
氏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
千五六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
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
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
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
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朱子曰思無邪只
是要正人心約而

言之三百篇只是一個思無邪析而言之一篇之
中自有一個思無邪○勉齋黃氏曰三百篇之詩
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所以明思無邪一
言之辭約而理盡微婉者若言人之善而託諸車
服之盛親族之譽之類是也各因一事者若刺奢
刺貪之類是也直指全體者直指則非微婉矣全
體則非一事矣就人心之思而言其無邪故曰
直指全體也此其所以能蓋三百篇之義也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朱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居
南宮字子容抑篇曰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
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故孔子以
兄子妻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為程子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
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

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勉齋黃氏曰詩三百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事能專對者何其少邪亦視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人邪為已邪誦說邪踐行邪齒芥邪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胡氏曰詩之作皆原於人情及諷詠其所言則事物之理莫不具載故其情合於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於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因是而通為政之方也詩之言溫厚不至於薄和平不至於訐能諷詠則人皆易曉因是故能專對也然讀詩者每不能思思之而不能切歟不能熟熟之而不能戒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朱子曰子貢姓端木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

貧富之外也故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

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為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

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

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朱子曰無諂無驕是樂與好禮者自爭一等蓋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不知有富曾氏之說亦善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

富故無驕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安成劉氏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能全體貫徹也無諂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渾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困於貧富之中者也彼樂與好禮者則由禮義渾然根於其心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之為

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貫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損存亡乃超乎貧富之外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浮去聲磋之治玉石者既琢

之而復磨之治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

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此學之不

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

此詩以明之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

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此說

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

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也○勉齋黃

氏曰謂告以無諂不如樂無驕不如好禮此所已

言也知義理之無窮學之不可以有得而遽足此

所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為學是告往而

知來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

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

也倩七練反盼普

也倩反絢呼縣反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

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

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

而

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雙峯饒氏曰讀書須

訓詁便須涵泳其意不可只滯在訓詁上然未有

不曉訓詁而能通其意者子夏是未曉得素以為

子曰繪事後素

對繪胡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

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

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

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龜山楊氏曰子曰繪

事後素而子夏曰禮

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於言意之表者能之

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

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

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樂之學而知

切瑳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論素以

為絢之詩而人之學禮當以質為先故皆可與

言詩楊氏之說最明切讀書者不可泥於章句之

下而學詩者尤貴有得於言意之表不然則局於

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於人者鮮矣○雙峯饒氏

曰夫子稱商賜可與言詩皆是善其能觸類而長

今學者讀書於見在文意也未能通解况敢望其

能觸類乎○三山李氏曰觀詩者必當得其外意

如衣錦尚絅但言衣服之盛而中庸曰惡其文之

著也推之以為慎獨之學巧笑美目但言顏色之

好而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推之遂知其禮後之

說也○止齋陳氏曰六經皆經聖人手而於詩也

致意蓋詳論語一書語詩多於他經而二南則止

詩傳綱領全

卷之

二

詩

各得其所一章首明三百篇之定體也詩體之音節既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詩為教也既學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興觀羣怨之類是也故以此二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得雖思無邪之一言白圭之一章用之有餘不善讀者雖三百其篇而無用也故此三章又次之若子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者故以此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

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已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朱子曰普編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而無遺種矣惟以意迎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又曰逆是前去追迎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來則接之志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程子曰願字正叔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

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
 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
 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
 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
 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吾
 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其情性使
 人意沉浸舒快於道德之中有所慕
 樂而動蕩鼓舞之直與曾點浴
 沂風雩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又曰學者不可
 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朱子曰讀詩便長人一
 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
 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
 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
 張子曰名載字子厚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

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

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問詩如何看龜山楊氏曰
 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

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
 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
 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
 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為可與言
 詩如此全要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
 味則詩之全用在我矣○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

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

先狹隘無由可見慶源輔氏曰溫厚平易老成六字
 說盡詩人情性溫厚謂和而不流
 怨而不怒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
 遠達於人情事物之變此等意思唯平心易氣以
 逆之則○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可有符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

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

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慶源輔氏曰艱險與平易正相反蓋

云目前事若無義理在其間是特鄙俚之言耳唯所言皆目前事而却有義理此其所以為詩也然

人能言到此亦甚難以平易求之則無窒礙故其意思廣遠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黃氏曰橫渠數說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

上蔡謝氏曰名良佐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

咏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

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

反引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

耳朱子曰上蔡甚曉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

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

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

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

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

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此是

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

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

義豈能知詩也○慶源輔氏曰體面蓋言體製體

段言六義各有箇體面學詩不可不先理會得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

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

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

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

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忝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于正便入哀傷淫泆去也○又曰明道先生談

詩並不會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

過便教人省悟東齋陳氏曰烝民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只換兩斯字

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朱子曰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

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

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聖人有法度

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有逐

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

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

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他便見得他一箇

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如彼好底意思

好底意思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

家善意油然而感物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

如著槍相似如此看万得詩意詩有說得曲折後

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

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

高遠自是說得那人著○看詩且看他大意如衛

諸許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

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

却從旁聽之其語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却時時

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

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

解中有一字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

至考只是隨處旋細按耳非通訓也又曰伊川有

詩解數篇說到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

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他裏面說得儘有

道理好子細看非如國風或出於婦人小子之口

但可觀其大槩也○學者於詩須先去了解看無

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無

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梅花詩也

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

卷阿名康公戒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

君子芬指成王純嘏爾常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

詩厚周頌

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為之矣○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令人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作詩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甚事若如此看只透徹非且如人之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人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知得○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爵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三兩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說詩可以興便不是讀詩○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釋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

堆積在上便壅隘了○讀詩須是讀熟了文義與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若讀得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比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讀詩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比讀詩多在諷誦中見義理况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之和之方有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一人唱之三人之和之方有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得好處○讀書須是有自得處與人也不得其舊讀仲氏任寡人既破我斧人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思以寡人斯亦孔之將如此等處直為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問先生授以此詩傳且教諭之曰須是熟

讀其嘗熟讀一二篇未有感發竊謂古人教人兼以聲歌之漸漸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皆淫聲小學之功未成而遽教以淫聲恐未能使能令人畏惡故雖小子門人亦知戒乎某欲令弟淫輩學詩尚疑此未敢曉以文義曰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能漸而有感發者固有待於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咏之耳若疑鄭道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而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子細消詳反覆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明敏人不如○讀詩亦無所補若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有淡薄處亦隨淺深而有見也○論讀詩或問諸章句起於誰口有故言者是自然如公無故言者是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看詩須此古音韻便見得他語自齊整又更略知協韻所由來甚善○只要韻相協好吟哦諷誦易見道

理亦無甚要緊今且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二分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協韻乃吳才老所作某續添之○或問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然亦有推不去者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違吳氏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讀楚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剛方字去乃知是叶韻嚴韻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天問才老豈不讀往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天問才老語自恁地好當時然失之○古人情意溫厚寬和言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相愈壞了重密本朝如詩便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重密本朝如詩便人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詩問先古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詩問先古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

歎歎卽和聲也。○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數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創得此例然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處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踈後世韻方嚴密見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已上論協韻。○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

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然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謂之會詩之末不可不謂之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面上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因說學者解詩曰其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不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尾邊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尾說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注解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提著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

分且須熟讀評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
纔看著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
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
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
而已○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
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詩傳只得如此說不
容更著語工夫却在
讀昔已上論解詩

新刻詩傳綱領終

新刻詩傳圖要全

錢唐後學胡文煥德甫校輯

思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無邪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圖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四

朱子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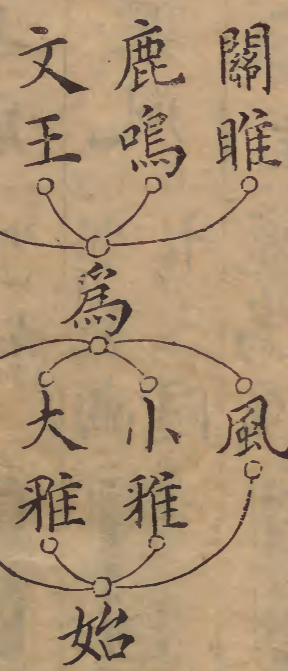
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

圖

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

清廟

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



詩傳圖要全

正正風

周南
召南

二十五篇

變變風

邶至豳
十三國

二十五篇

風正小雅

鹿鳴至
菁莪

二十五篇

雅變小雅

六月至
何草不黃

二十八篇

之正大雅

文王至
卷阿

二十六篇

圖變大雅

民勞至
召旻

二十六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闈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
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三

風雅頌

十五國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大小二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周商魯三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賦也

賦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語錄引物為說者比也

興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語錄本專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鈞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六

緯

六義三經三緯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風雅頌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治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語錄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十 五 國 風



圖義

兼 興 比 賦

賦其事 泮水首三章 以起興	賦而興又比 頌弁	興而比 椒聊 漢廣 巧言四章	比而興 綠衣 氓三章	賦而興 野有蔓草黍離 氓六章 淇水 小弁七章	賦而比 小弁八章
---------------------	-------------	-------------------------	------------------	------------------------------------	-------------

比興之中，兼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免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

語錄：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是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

地理之圖



○謹按 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美一段分布為圖 ○

幽 公 七 月	
四月	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 春日遲遲 秀萋
四日	仰觀星日 俯察昆蟲 霜露之變 草木之化
三日	以授民事 男服事外 下以忠利 上食力而助弱 其無饗也節
二日	擊冰冲冲 納于凌陰 于躬 其同 載攢武功 獻豸于公
一日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言私其縱 獻豸于公
同日	同我婦子 其饗獻 饒彼南畝 祭韭
四月	女執筐采桑 桑采繁取 斧折伐遠揚

詩傳圖要三

三

風化之圖

五月	鳴蜩 斯螽動股	振羽 莎鷄	鳴鵙 在野	在戶 授衣	築場圃	載績 載文載黃 為公子裳	食瓜 食葵及菽	斷壺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火
六月			在戶 授衣	築場圃	獲稻 納禾稼 嗟我農夫 爾索綯亟其 室處為此春 公堂稱彼兒 酒以介眉壽 能萬壽無疆	載績 載文載黃 為公子裳	食瓜 食葵及菽	斷壺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火
七月	流火		在野 鳴鵙			載績 載文載黃 為公子裳	食瓜 食葵及菽	斷壺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火
八月			在野 鳴鵙			載績 載文載黃 為公子裳	食瓜 食葵及菽	斷壺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火
九月	肅霜		在野 鳴鵙			載績 載文載黃 為公子裳	食瓜 食葵及菽	斷壺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火
十月	墮箝 蟋蟀入我 牖下		在野 鳴鵙			載績 載文載黃 為公子裳	食瓜 食葵及菽	斷壺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火

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餘放此○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謹按詩中載一歲事獨闕三月嘗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蚕月條桑至倚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令摘其辭布於三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為三月也特以倭見幽風春日之事云

諸國世次圖

商 附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任	主癸	湯	外丙 湯次子
仲壬	外丙 孫	太甲	沃丁	小甲
外丙	太甲	孫	沃丁	小甲
雍己	小甲	太戊	仲丁	外壬 仲丁
小甲	太戊	雍己	仲丁	外壬 仲丁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祖辛 南庚 沃甲子
祖乙	祖辛	沃甲	祖丁	祖辛 南庚 沃甲子
陽甲	祖丁	盤庚	小辛	小乙
祖丁	盤庚	陽甲	小辛	小乙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廩辛 武乙
祖庚	祖甲	廩辛	庚丁	廩辛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微

微子啓

微仲

宋公稽

丁公

湣公

煬公

厲公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

瑒公

莊公

湣公

公子游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成

偃

周

附

后稷

不窋

鞠陶

公

劉

慶節

皇僕

荖弗

毀隄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岐周

大王

王季

又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

幽公

魏公

厲公

獻公

真

武

懿

伯御

孝

惠

隱

桓

莊

閔

僖

文

宣

成

襄

昭

定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傾

召公封燕侯爵

召公

惠侯

釐

頃

哀

九世至

子亶

子嬰

文

穆

靈

襄

悼

成

釐

簡

定

獻

聲

哀

共

幽

緇

幽

幽

幽

齊侯爵

大公

丁

乙

癸

哀

胡

獻

武

厲

文

成

莊

釐

襄

桓

孝

昭

懿

惠

頃

靈

莊

景

安孺子

悼

詩傳圖要全

一八〇

六

簡 平簡弟

魏畢公高之後封
爵世次未詳

唐 **曲沃** 附侯

唐叔 **燮**

靖 釐

文 子穆 昭

小子侯 緡 **武公**

惠 兄卓 懷

成 弟襄 景

昭 頃

宣

武侯

獻

昭

武公

懷

景

頃

宣

康

成侯

穆

鄂

獻

襄

悼 襄曾

厲

出

哀

厲

殤 弟穆

哀

君卓

靈

平

昭 曾

哀

孫

曾

鄭

襄

懿

簡

釐

昭

邶

邶 二國封爵
世次未詳

衛 侯爵

繆

宣

惠

獻

桓

惠

宣

昭

悼

孝

文

武成

桓

武

共

成

易王

孝

莊公

文

平

潞

子噲

王喜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夷伯

靖伯 貞伯 頃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弟 莊 桓 宣桓弟 惠

黔牟羣公弟 懿 戴頌公子 文戴弟 成

穆 定 獻 殤定弟 襄獻子

靈 出靈孫 莊出父 班師襄孫 君起靈子

悼出季父 敬 昭 懷羣公子 慎敬孫

聲 成 平侯 嗣君 懷

元 君角

鄭伯魯

桓公 武 莊 厲 昭

秦伯魯 幽 烈 考 靜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文孫 出子 武出子

德公武弟 宣 成宣弟 穆成弟 康

共 桓 景 烹 惠哀孫

悼 厲共 躁 懷躁弟 靈懷孫

簡靈季父 惠 出 獻靈子 孝

惠文王 武王 昭襄武弟 孝文 莊襄

始皇 二世 子嬰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

孝子

慎

幽

釐

武

夷

平

文

桓共

厲桓

莊厲

宣莊

穆

共

靈

成

哀

惠

哀孫

懷

潛

曹伯爵

檜祝融之後封

振鐸

太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泊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甫

桓

莊

釐羣公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悼

聲悼

隱平

靖

伯陽

作詩時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以後

頌三篇

那

烈祖

長登

祖甲以後

頌 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 三百六篇

文王 世

正風 二十四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之趾

桃夭

采芣

兔置 並周國詩

漢廣

汝墳 並南國詩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並南國詩

武王 世

頌 二篇

時邁

離

武王 以後

正風 一篇

何彼穠矣 南國詩

正小雅 二十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杖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世

變風 七篇

七月 鷓鴣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 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公劉

洞酌 卷阿

頌 二十 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酌 桓

康王 以後 般 酌 桓

頌 二篇 般 酌 桓

昊天有成命 嚶嘻

昭王 以後 嚶嘻

頌 一篇 嚶嘻

執競 嚶嘻

厲王 世 嚶嘻

變大雅 四篇 桑柔

民勞 板 蕩 桑柔

厲王 以後 桑柔

變小雅 十篇 桑柔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 世 無羊

變風 一篇 車攻 吉日

鄘 柏舟 衛 釐 侯 時

變小雅 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 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 世

變小雅 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苔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 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 以後

變風 二篇

淇奥

武公

緇衣

桓公 武公 時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公詩

平王 世

變風

十一篇

邶 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時

衛 碩人

莊公時

王 黍離

揚之水

鄭 叔于田

大叔于田

召 揚之水

晉昭公時

秦 小戎

襄公時

變大雅

抑

衛武公詩

平王

以後

變風

十二篇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唐 椒聊

秦 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

世

變風

六篇

邶 燕燕

擊鼓

並衛州吁時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

並衛宣公時

桓王

以後

變風

三篇

鄘 墻有茨

君子偕老

鷓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莊王世

變風 四篇

齊 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襄公時

釐王世

變風 一篇

唐 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世

變風 六篇

衛 載馳

衛載公文公時

定之方中

蝮棘

相鼠

于旄

並衛文公時

鄭 清人

文公時

惠王以後

魯 頌 四篇

駟

有駟

泮水

閔宮

僖公時

襄王世

變風 四篇

衛 河廣

宋襄公時

秦 渭陽

穆公時

黃鳥

惠公時

曹 候人

共公時

詩傳圖要全

卷之五

二十五

匡王 以後

變風 一篇

陳株林 靈公

時世未詳

變風 七篇

邶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 桑中

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藪

檇兮

狡童

褰裳

羊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秦浦

鷄鳴

還門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蟋蟀

山有樞

蟋蟀

杖杜

羔裘 鵠羽 有扶之杜 葛生

采芩

秦蒹葭 晨風 無衣 權輿

陳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澤陂

曾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曹蜉蝣 鴉鳩 下泉

變小雅 三十篇

小旻 小宛 巧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魚藻 采菽

角弓 苑柳 都人士 采芣

隰桑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詩經篇目

卷之一

國風一

詩經圖要

卷一

七

周南一之一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采芣 桃夭 兔置 采芣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一之二

鵲巢 采芣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標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穠矣 小駟 虞

卷之一

邶一之三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一之四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蝦蟇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一之五

淇奥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一之六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蕓

兔爰

葛藟

采芣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之三

鄭一之七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蓍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一之八

鷄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一之九

葛屨 汾沮汝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一之十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扶杜 羔裘 鷦羽

無衣 有扶之杜 葛生 采芩

秦一之十一

東鄰 駟鐵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詹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一之十二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揚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一之十三

羔裘 素冠 隰有萋楚 匪風

曹一之十四

蟋蟀 候人 鳩鳩 下泉

豳一之十五

七月 鷓鴣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卷之四

小雅二

鹿鳴之什二之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芾 出車

杖杜 南陔

白華之什二之二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之五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芣 車攻

吉日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詩傳圖考卷之三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二之七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牽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菀柳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際桑

白華 繇蠻 瓠葉 漸漸之石

宮之華 何草不黃

卷之六

大雅三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詩傳圖考卷之三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八劉

洞酌

卷阿

民勞

板

蕩之什三之二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頌四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風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

載芟良耜綠衣酌

桓楸賚般

魯頌四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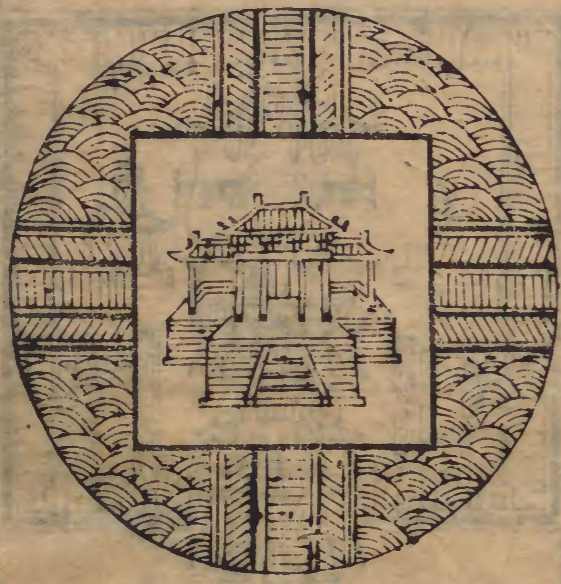
駟有駟泮水闕宮

商頌四之五

那烈祖玄鳥長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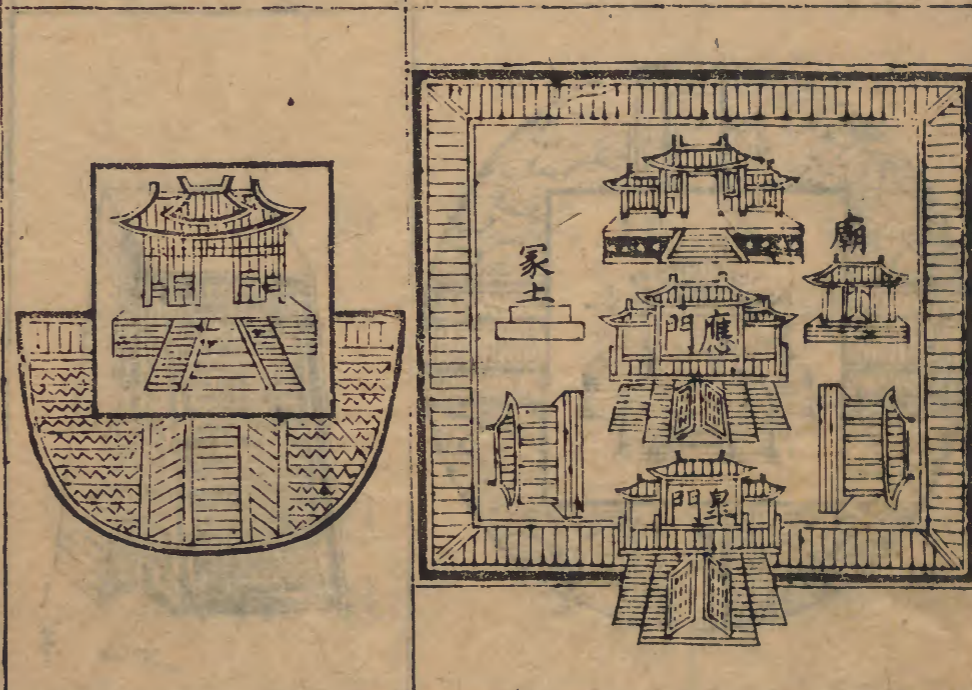
殷武

靈臺辟靡之圖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辟靡辟壁通靡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朱子初解曰張子云辟靡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圖宮泮圖門應門臯



大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臯門應門立冢土古公亶父後追稱大王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泮水泮宮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圖之星總東大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楚丘定方之圖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至十月也建亥之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經云既景乃罔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幽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幽居也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冠服圖



臺夫須也即莎草也古注謂以夫須皮為笠所以禦暑禦雨



冕名殷曰冕周曰冕黼黻裳而冕冠也



緇布冠也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泣云太古冠



會弁如星會縫中也王之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

衣裳圖

繪龍山華虫火宗彝
五章天子之龍一升



一降上公但有降龍
龍首卷然故謂之袞

袞 九章

羔裘飾

唐羔裘



君純羔大
夫以豹飾
祛袞祛褻
皆袂也然
袂大而祛
袖小

狐裘

檜羔裘



錦衣狐裘
朝天子之
服蘇氏曰
此狐裘狐
白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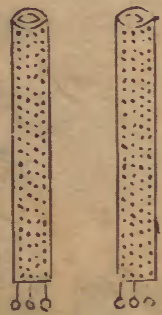
裳 九章



五色備
謂之繡
前三幅
後四幅
繡以藻
粉米黼
黻四章

瑱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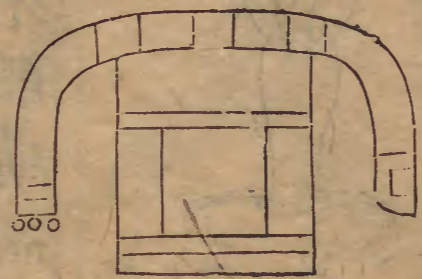
候人采菽

芻蕘

素冠

采菽

幅邪



芻太古蔽
膝之象字
當作藪古
字通用冕
服謂之芻
其他服謂
之芻以韋
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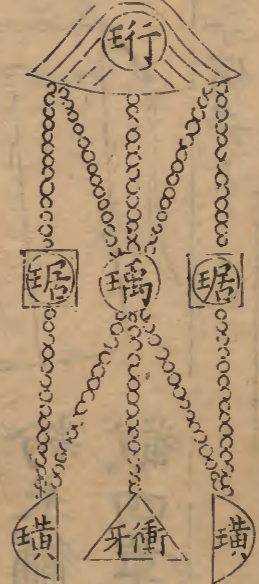
邪幅偏也
邪纏於足
如今行膝
偏束其脛

正義註云瑱塞耳也克耳是
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克耳
以統懸瑱當耳也統用綵線
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
君子偕老篇瑱言夫人服飾

佩用之圖

女曰雞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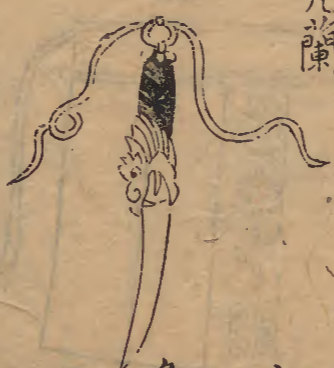
雜佩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瑜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瑤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花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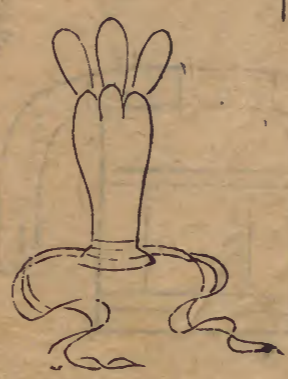
觿



狀如錐角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

花蘭

鞞



古注云鞞背也以朱索為之射以驅昏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東山

縞



爾雅云婦人之縞謂之縞孫氏云縞帨巾也故集傳曰婦人之縞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

野有死麕

帨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中也

君子偕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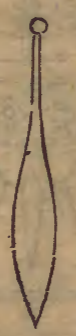
笄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君子偕老

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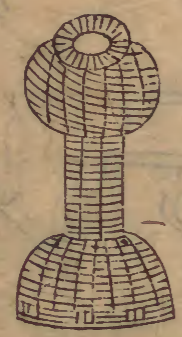


栉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篦兒

禮器圖

伐柯

邊



竹為之以薦果核容四升

伐柯

豆



木為之以薦菹醢容四升

言傳區區

楚茨 俎



木為之以載牲體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生民 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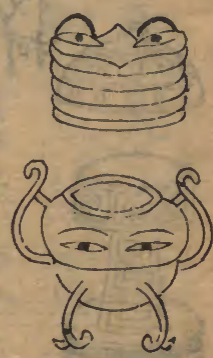
此器如豆以薦大羹徑尺八寸高二尺四寸

行葦 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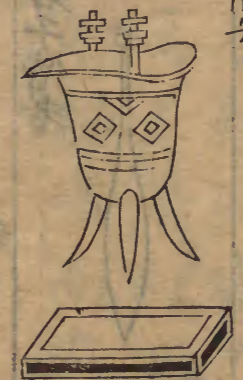
爵也夏曰斝殷曰斝周曰爵孔氏曰斝畫木稼

權輿 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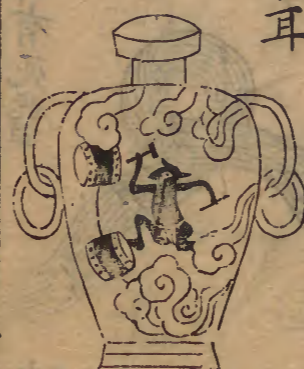
瓦器以盛黍稷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簠

簡号 爵



飲器受一升上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木爵玉爵同制

卷耳 壘



酒器刻為雲雷之象金壘以金飾之孔氏曰天子諸侯金士梓

閔宮 犧尊



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江漢 柎



柎黑黍也鬱鬱金草鬱鬱也釀柎黍為酒築鬱金草黃而和之使芬芳條暢酌而裸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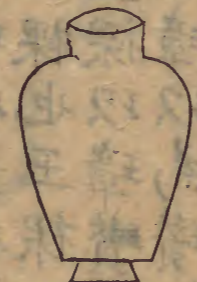
鬱鬱

鬱鬱



鬱鬱也

韓奕 壺



圓器禮器注壺大一石

江漢 卣



卣中尊孫炎云尊彝為上壘為下卣居中郭璞云卣受五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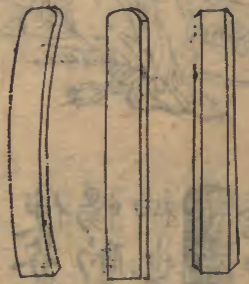
閔宮 福衡



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周禮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

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璧 穀



蒲



旱麓

圭瓚

江漢



璋瓚

棫樸



韓奕介圭諸侯之封圭執之為
 贄以合瑞於王也曹氏曰周官
 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
 會同于王○雲漢圭璧禮神之
 玉也孔氏曰大宗伯以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
 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
 方圭璧其總稱也
 玉瓚圭瓚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酌鬯以裸也王裸以圭瓚諸臣
 助之亞裸以璋瓚左右奉之
 半圭曰璋以為瓚柄祭統云君
 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樂器圖

琴

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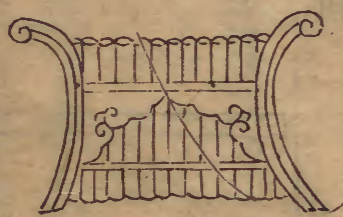
琴瑟皆絲屬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
 後加文武二絃
 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廿五絃盡用

笙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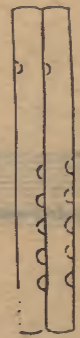
有瞽

簫



嚴氏曰笙以匏為之十三管列匏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發聲禮書云三十六簧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
 簫編小竹管為之
 王氏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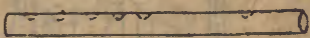
有瞽



管六孔如篴
併兩而吹之
者也遂今之
笛也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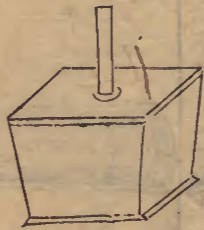
簡号



簫如笛而六
孔或曰三孔
而短主中身
而上下之

有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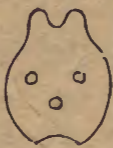
祝



祝狀如漆桶
以木為之中
有椎連底撞
令左右擊以
起樂者

塤

何人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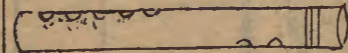
塤土為之大如
鵝子銳上平底
似稱錘六孔
簫以竹為之長
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一孔上出
徑三分凡八孔
橫吹之
塤簾其簾蓋合
則為黃鍾其簾
盡開則為應鍾
蓋相應和也

圉



圉狀如伏虎
背上有二十
七鈕鋸刻以
木長尺擗之
以止樂者

箎



靈臺

鐘



鐘金屬鑄大鍾也

磬石為之

鼓革屬賁鼓大鼓也長八尺鼓四

尺中圍加三之一田亦大鼓也

懸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

鼓周懸鼓如鼓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搖之則傍耳還自擊

何伯善註華黍下魯鼓薛鼓禮

投壺篇鄭氏註魯鼓薛鼓其節

不同

半

魯鼓

薛鼓

磬



擊鼓古者舉事鼓必有節聞其

有瞽



節則知其事矣。○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又一說魯鼓○□○□○□○□○□○□○薛鼓○□○□○□○□○□○□○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

虞

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有瞽篇孔氏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栒大板謂之業所以飾此栒而為崇牙刻之如鋸齒捷業然故曰業其形卷然可以懸鼓磬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繒為翼載以壁樹翼於栒之角也

雜器圖

絲衣

鼎



鼎有牛羊豕三鼎皆以銅為之三足有鉉

匪風

鬯



釜屬李解云上大下小曰鬯孫炎曰醜者非

錡

采蘋



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宛丘

缶



瓦器可以節樂又飲器易尊酒簋罍用缶又汲器左氏具綆缶

釜

椒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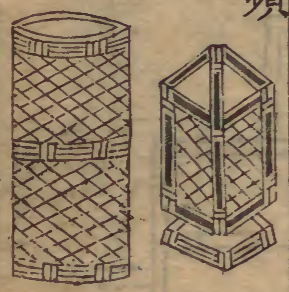
斗



千二百黍為侖十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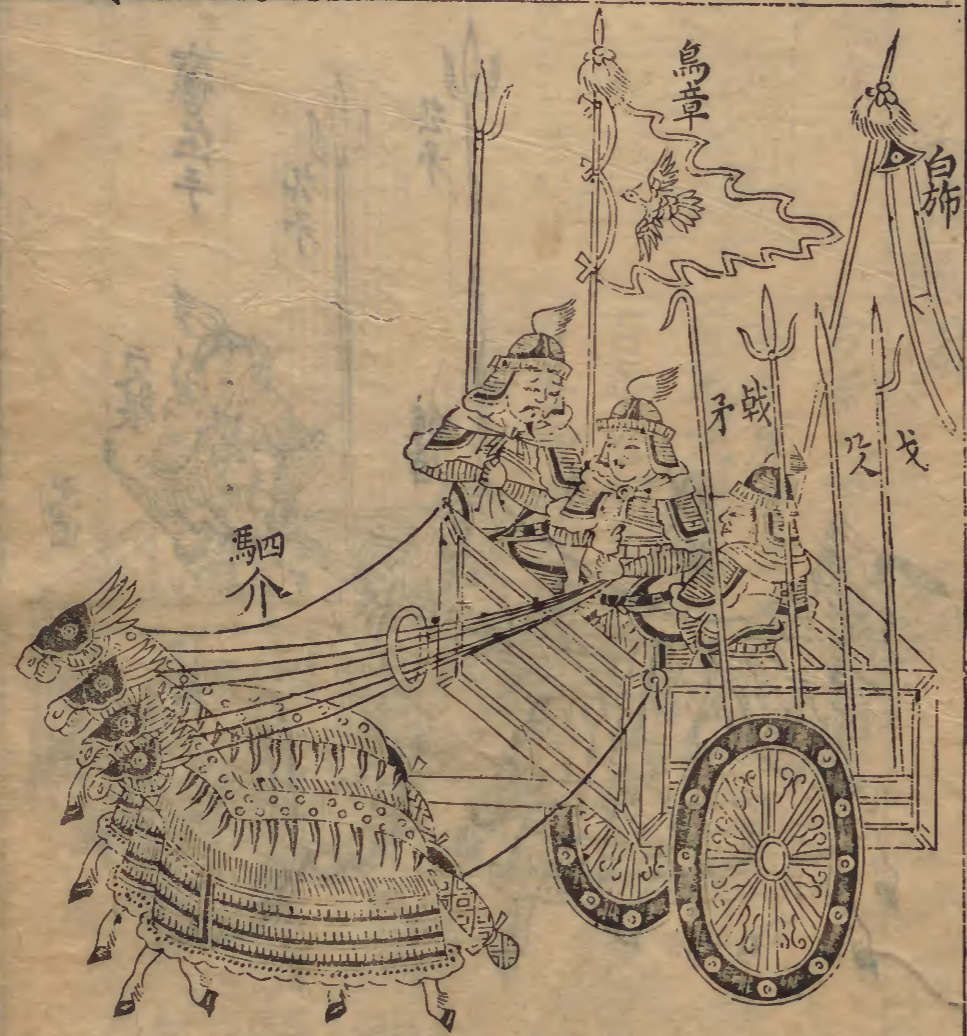
采蘋

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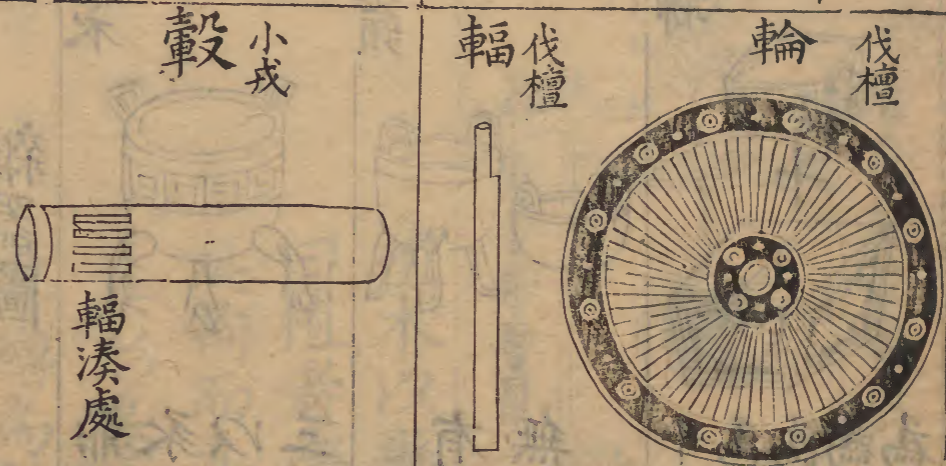
筥筥皆竹器方曰筥圓曰筥

六月 周元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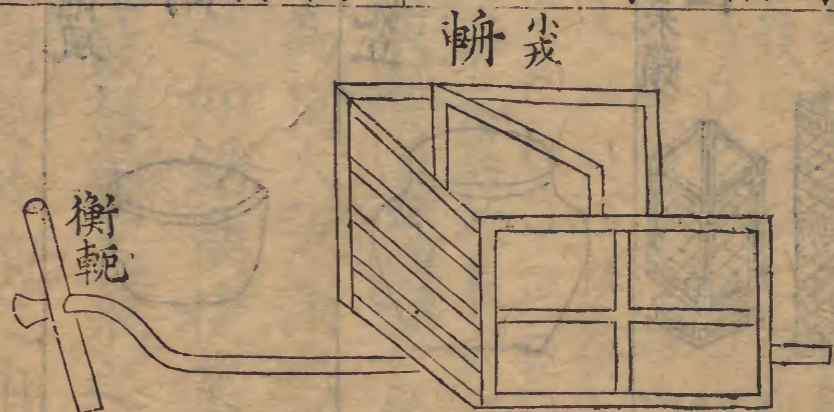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先軍之前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戟矛插於輜幟畫鳥隼之章

車制之圖



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兵車之輪六尺六寸
田車之輪六尺三寸
在輿之外
輻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
長三尺二寸徑一尺



車前曲木上句衡者謂之輶亦曰輶禮記車制圖云輶長一丈四尺四寸亦曰輶通謂之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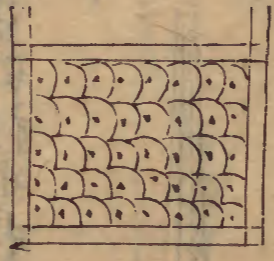
秦小戎圖



小戎篇云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魯驅陰鞞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又云四牡孔昇六轡在手龍盾之合塗以輻軌伐馬孔羣公矛塗鏗虎報鏤膺交報二弓

兵器服圖

秦無衣



古者三甲以革為之犀甲壽可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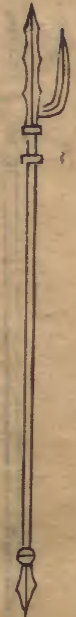
冑



說文曰冑兜鍪也兜鍪首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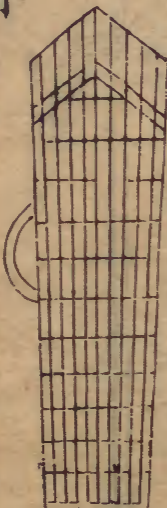
闕宮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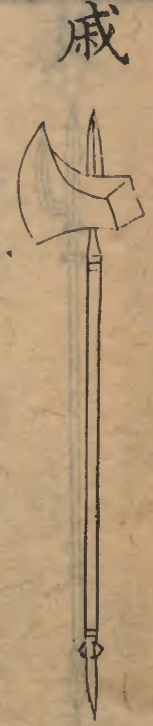
干

公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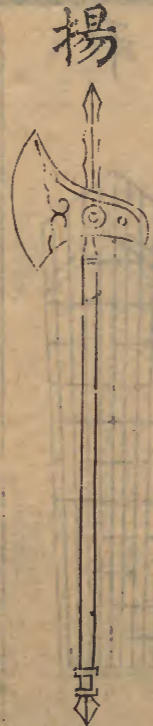
干楯也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楯關西謂之楯戈秘長六尺有六寸戈主於刺

言仁國...



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

公劉



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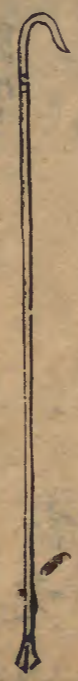
及即投也長丈二而無刃



主於擊禮書作八觚形

矛

酋矛長二丈



夷矛長二丈四尺

敦弓天子之弓形弓諸侯之弓
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六尺



車攻 虎 鞞

虎鞞以虎皮為弓室也交



三寸謂之中制六尺謂之下制
取幹角以膠漆筋絲為之
說文弓弩矢也象鑄括羽之形



魚 服

鞞二弓交二弓於鞞中也
服盛矢器魚獸名其



釋名云矢指也有所指而迅疾

寺專圖要全

背皮斑文可為矢服

旗 出車



鳥隼曰旗 龜蛇為旐
由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旐



交龍為旂所謂左青龍也

旂 出車



干旐 旐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

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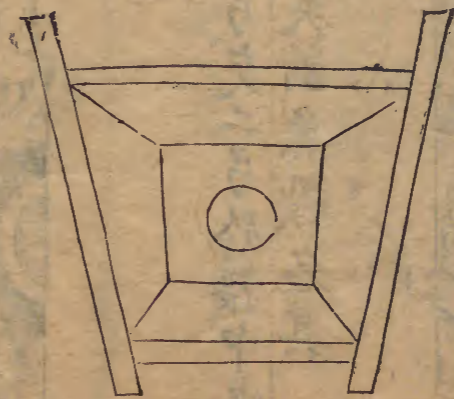


干旐 旐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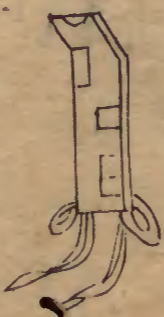
侯 倚嗟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
侯中之的曰正大射
則張皮侯而設鵠賓
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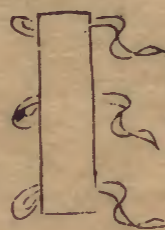
五正之侯中畫朱次
白次蒼黃玄居外三
正則損玄黃二正則
畫朱綠

決 車攻



決著於右手大指

拾 車攻



所以鈎弦開體
拾以皮為之著於

左臂以遂弦

鞞 瞻彼洛矣



鞞也鞞上飾必下飾我服也

鞞有必鞞容刀之鞞今方

新刻詩傳圖要

卷一

